



土地

吴冠中

沙漠中找不到水,将手帕包了饼干埋入深土,饼干吸取土里的水分,救了干渴者的命。人,一切向土地吸取!

大杂院无处泼脏水,挖个渗水坑,倒吧,脏水都渗入土里,土地容忍一切!



土地(汉字春秋系列)(2005年)

营部坐落在山脚,背靠大山,一段幽深的山沟被称为后山。

后山

梁十二

后山的植被是原生态。巨大的望天树、红椿树遮天蔽日;稍矮的铁梨木、橄榄树杂陈其间;低处灌木、蔓藤、荆棘丛生;最低处还有各类腐生植物和菌子。这儿过。进去半天,一天,一条小溪绕过高处潺潺流出,甜甜的、凉凉之不尽的宝藏。

到达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天,德国司机驾车从斯图加特赶来了。他身材魁伟,胸板厚实。“他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是高尔,大家就叫他老高,他能听懂”,到德国后有17年的杭州人蒋蕾女士这样关照我们。

在欧洲之行中,老高要带我们穿越荷、德、奥、意四个国家。无论出发还是到站,老高那么高的个子,每次都是弯下腰来,单跪着腿,为我们递送行李。那天傍晚,我们赶到奥地利小镇布鲁因兹克,车子在一条街上回来回找那家中国餐馆,找到了,却因为马路狭小而不能停车。我们坐下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但老高没能来吃饭,导游蒋蕾替他打包带了一盒炒面和一些菜。我们心里过意不去,老高却根本没事一样。听蒋蕾说,老高的家里过去开着一家汽车公司,他从15岁起就会开车了。现在,他的太太和一个儿子也和他一样开车。

没有几天,老高老高的叫声多了。车上所有的中国乘客都被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所感动。老高有技术,更有责任心。老高车来总是那么精准,就像德国的精密仪器一样。长途行车,我们坐着都累,但老高有空就会擦拭车身和玻璃窗。我们坐船到威尼斯岛去,老高竟独自沿着铁路长跑两个小时。蒋蕾说,他是锻炼身体,为了保持充沛的体力。

到佛罗伦萨时,老高丢了进城前买的高速公路通行卡,关口过不去,因为是全自动的,费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人,经解释人家也就放行了。上车后,老高有点自责地嘀咕起来:我怎么会丢了卡?是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当蒋蕾将这句话翻译过来时,我们都对老高的幽默会心而善意地笑了起来。其实,凭借老高已在大家心目中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他完全可以解释一番。可是,他不开脱自己,错了就是错了,自认栽了。

旅途未到一半,我们嘴里叫着老高,心里觉得不够,于是,我们又开始加了“同志”两字,这样更加亲切。而满世界跑的蒋蕾女士说,可以这么叫。在东欧好像是捷克,人们依然叫同志。老高话不多,应该属于内向的一类。彼此熟了,有感情了,那天在罗马吃西餐等待上菜,老高拿出一叠照片展示于人:他年轻漂亮的太太、两个英俊的儿子和两个儿媳,还有他家里的另外两个成员——一只牧羊犬和一只可爱的猫咪。

临别前夕,我们团里的长者、来自嘉定工业区的陆永明,在敬酒时深情地对老高说:你是三高,驾驶技术高,思想品德高,还有职业水平高。老高没有来过中国,但经常接他他知道上海,我们留下通讯地址,诚挚地邀请老高来上海。在欧洲,我们没有吃到能与上海比肩的中餐,如果老高来了,我们能请他到外滩去喝不亚于慕尼黑的德国现酿鲜啤。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发现,对老高和导游蒋蕾,我们都忘了表示,一点小费都没给。想起老高送我们去希腊,在机场依旧帮我们把一件件行李搬下来,握手、致意,我们更难忘老高,期待着他能到上海来。

老高同志

朱全弟



土地(墨彩系列)(2005年)

太阳的温暖总被人歌颂,我登上高高的雪峰,更近太阳,却十分寒冷,离土地太远了!吐鲁番的烈日难熬,人们躲进地窖,土地深处好!

人民诞生于土地,儿子像母亲,人民似土地。海外的游子,随身带着一包祖国的土,多少朝暮,打开泥土,聊寄相思苦!

中午时分,烈日炎炎,后山却格外清凉。宣传队几个人都喜欢进后山练琴。连续几个小时的爬音练习专注却枯燥。于是竹笛与二胡合作,奏一曲江南丝竹,脆脆的、悠悠的,在幽深的山谷里飘荡着;或者小提琴和手风琴合奏《无穷动》,和着明快的节奏,你追我赶,不断反复,直到“窒息”。倒也平添了几分乐趣。

黄昏时分,后山变得神秘起来。当年男女交往比较含蓄,即便是宣传队的大男大女也有所顾忌。于是后山便成了一个好去处,因为在那里约会,既隐蔽又浪漫。于是去后山也成了约会的代名词。事隔多年发现,宣传队或终成眷属的,或没有结成伉俪的,不少人在后山留下了故事。

一天下午,营部突然响起了高音喇叭,急切地呼唤到后山救人。原来朱勇等几个四川知青在后山砍伐一棵大的椿树,放倒了,整整花了一天时间。由于“马口”方向处理不当,大树倾倒时反坐回来,把他的双腿死死地卡

在一侧的树桩上。人们慌忙赶到出事地点,朱勇已鲜血淋漓,不省人事。慌乱中大伙奋力搬动树干,无济于事;再叫来拖拉机,由于地处沼泽根本使不上劲;最后只好找来斧子,几个人轮番砍。硬是一斧、一斧地把树干砍出个缺口,方才把人拖了出来。最后朱勇被高位截肢,年仅18岁。

后山是一条普通不过的山沟,如今已经消失在莽莽的胶林中。但是发生在后山的那些往事,就像潺潺的溪水,永久地流淌在我的记忆中。

青菜,也称白菜、青梗白菜等,是原产于中国广大地区、栽种历史悠久的蔬菜,古人认为它有些类似松树能耐寒,故称之为“松”。

现代科研获知,青菜富含维生素C、胡萝卜素、叶绿素、纤维素,还有钙、磷、钾、铁、硒等物质,对人体很有益,尤其是它属于具有防癌作用的十字花科植物,并且含多量硒,是增强人体防御癌肿的良蔬。然而在古代,它却被不少人视为“低贱”之菜,这是因为古人不知其成分与功效,还由于它可随时栽种,生长期短,产量多且价廉,无论新鲜或是腌成咸菜,都是平民百姓的常食菜,也是清贫知识分子下饭之菜,故受到富裕者和

青菜

傅维康

无知者轻视。正因青菜自古以来是广大贫民所常食,中国古代有些清廉官员,与民间甘共苦,生活俭朴,平时也多以青菜、萝卜和粗饭果腹。明代嘉靖年间,刘玺做官5年,卸任回家时,两袖清风,行李空虚,据史料记载,他担任“督漕总兵”期间,“居官清慎自持,莅事五年,罢归,行李萧然,人称‘青菜刘’。”清人张岱《夜航船·清廉》也写道:“刘玺,龙骧卫人,少业儒,长袭世职,居官廉洁,人呼‘青菜刘’,或呼为‘刘穷’。”清代一位受朝廷命担任过多种官职的于成龙(1617-1684),先后做过知县、知府、按察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等,始终廉政爱民,长期与平民百姓共甘苦,以青菜等粗茶淡饭为常食,百姓由衷感戴地称他“于青菜”,康熙皇帝也赞誉他为“清官第一”。



浮上海示范线制定的标准,最终推动了磁浮工程国产化的进程。

上海南站是近年来上海较大的工程。南站工程地下基坑施工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各基坑围护设计、施工相互影响,而周边施工条件又极其复杂。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就在南站蹲点,现场察看,计算距离、酝酿方案……分析了南北广场基坑面积超大的特点,提出了“两明一暗”半逆作和“一明两暗”大开口权逆作施工方案,解决了深基坑施工

在男人的世界里纵横

王美华

过程中的周边环境保护。针对主站房基坑以及9.9m超大直径预应力平台的施工情况,我对基坑提出了“分区维护以及利用多种支护形式维护的设计方案”,同时还提出对9.9m平台采用分块交错搭接布置预应力筋以及设置临时钢平台等方案。这些设计方案,解决了铁路沪杭线不间断运营中的安全施工以及9.9m平台裂缝控制等难题。

南站施工的设计方案较好地解决了上海铁路南站超大规模的地下空间的开发,该科研成果经市专家评审委员会鉴定,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成功解决了特殊环境下超大

“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这词句简直似乎专为我写的。我和北京香山红叶,有着前世今生的孽缘。

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这是我对孩儿爸的承诺。7月15日他从上海急救送北京医院时就说:“这回可能赶上去香山看红叶了。脚踩在凋落满地的残叶上感觉真让人深思难忘。”平常人看枝头红叶,他却欣赏遍地残枝。

谁把霜扑醉

黄宗英

10月10日夜未央,赵丹像一片红叶离开枝头,去了。由于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招惹高层的批评。难得的特殊的身后哀荣为他隆重送葬,丧事在复杂的境界中办完。我对身后的三个小的孩子橘、佐、劲说:“咱们去香山散散心,让你爸爸放心吧。把堂弟黄河清也叫着,拍些照片给你爸爸烧去。”

已经11月下旬,上山看红叶的热潮已渐息渐冷。我们换上初冬的旅游装,戴上花格子围巾上山了,有说有笑,还蒙起我眼睛玩捉迷藏。若不是胳膊上还缠着黑纱笼,谁想到这是些刚刚死了亲人的孀妇和孤儿呢。我对孩子说咱们赶早回吧,游人是小拨来大拨回,晚些人多会找不到出租车的。有条件坐出租,却不得不挤公共汽车,把游兴都挤掉了。连小劲都20岁了。他们陪着“肥老胖”(“文革”后阿丹给我起的绰号)妈妈玩了半日,小脑子里又想些什么呢?

归途中,有些倦了,坐舒服了闭上眼,眼里还是满山红叶——那是1943年的红叶,我18岁,第一次结婚。我和新郎郭元同(艺名异方)约好,婚后即设

法翻过山头,去投奔冀东游击队,去找陶声垂(燕京大学同学,游击队负责人)。

元同的家,就住在香山一棵松。婆婆给了我们一座小三合院,院里的无核红枣已挂果能吃了。元同安顿我跟他母亲弟弟熟捻后,就自己下山订礼堂、发喜帖等等等等婚事之必需。我就收拾小三合院,除杂草、扫顶篷、擦玻璃、糊上半截窗糊纸,请邻居全合人(有丈夫儿女的福气人)来缝新被,缝四角挂着枣(早)、栗子(立子)、花生(插花生男又生女)的雙人大被。

喜期近,待我下天后,方知郭元同已病倒在他舅舅的诊所里,他病得脱了形,说是心脏病。可是请亲友的帖子全已发出,六国饭店礼堂已订好,牧师也请了。郭家决定婚礼照常举行。元同在喜辰理了发,刮了胡子,被搀到礼堂,说完“我愿意”之后,就被扶走了。没有新郎的喜宴照常举行,照样划拳闹酒,我也被灌了几杯二锅头才放回。我们只举行了婚礼并未用房,舅舅为我在舅舅屋里准备了笔墨纸砚砚碗。18天后,郭元同被上帝召往异方彼岸,他归天了。郭家早已准备好寿衣、棺材。灵柩抬往香山公主坟,一路上风吹红叶纷纷坠落在我的灰呢压韭菜白边的孝服上,游人嬉闹如常,真格是人生如叶。不管你是红叶、黄叶、绿叶,终究要落下来的。有谁真是不落叶松呢。

人生如叶,我爱红叶。我爱红叶盛期夺人的冶艳和逼人的热烈。我爱凋零期红叶无限的风韵和醉人的诗韵。我爱红叶落地坦荡荡的层层枯枝,踩着它们,它们轻轻应答着,飘散着令人消魂的美妙意境。



百衲衣



金秋菊香 张伟人

规模交通枢纽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难题,而且缩短了工期,节省了投资,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效益,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你说,通过你的智慧和双手建设成的建筑有这样的评语,你能不豪情万丈吗?我从1990年8月进入市建七公司以来,已经有17个年头了,在这17年中,我参与了数十个大型或较大型工程的施工,其中类似南站这样施工困难很多、但最终被我们克服并受到高度评价的有不少,比如,“上海大学新校区图书馆大面积薄型钢筋混凝土墙体施工裂缝控制施工技术”、“北京京西宾馆改建加固施工技术研究”、“三层轨道交通与高架公路施工研究”分别荣获第十五、十七、十八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优秀发明一等奖……

每一项重大的工程都会有不同的特殊困难,而对每一项困难,我们总是以自己的不畏艰难,锐意创新来战胜困难。17年,我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升至市建七公司总工程师,并且以自己的技术创新闪耀出许多亮点。而这背后,我常常是睡眼惺忪,面容枯涩,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个行业让我显示出女性的真风采!

明日请看《为“天使”增辉》。

